眠之囚

眠，如同无光的深渊般将我吞没其中。我已无法呼吸，亦无力行动，深渊中，唯有虚无的安心感予我以喜悦。

我倏忽间在一片哄笑中醒来。

朦胧的睡眼挣扎着辨识着模糊的身影，刚刚醒来的双耳艰难的传达嘈杂的细语，大脑一片混沌，隐隐发涨的头恍若从冰水中捞出。

怒斥声中我清醒了许多，于是默默站到走廊上，热风似乎催化着我的意识渐渐明朗。于是这一次切实听见了室内的轻笑和低语，宛若另一个世界的喧闹在心中翻涌起空虚。

直至这时，我才彻底醒来，当然，我也知道我仍未醒来。

又睡着了吗？我问自己，竟惊异于这条件反射从心里涌起的疑问。还有什么问的呢？手表上仿佛忽然变动向后的指针无言地斥责我疑问的多余。反正也业已习惯了，不是吗？

深渊嘲弄般地卷起回忆的暗流，逆流的浪潮滑稽地倒退，显露出岸边破碎的礁岩。睡意如缠绕着沿脊椎涌起，淹没了我麻木不堪的大脑，涂黑了我困顿不堪的意识。我终究又一次沉睡于这深渊中，在这名为“眠”的深渊里，我缓缓下沉，沉向那深渊之底。

我在房门外睁开双眼，但我的角膜却没能感受到那拂面的穿堂风。我闭上沉重的眼帘，因我本就未曾睁开。黑暗的视野将我领向那黑暗的渊底，我的双手和怀抱渴求起那沉重水流的、昙花一现的温暖。

黑暗，几乎挤碎眼球的，温暖地静止着的水流中没有一丝光亮，却给住在渊底的人们以安全感，而从黑色的幕帘中透出的更加深邃的，若隐若现的人影则给我以宽慰——这深渊中也有人与我一道。但这宽慰并未持续多少，缓缓移动的人影却不能发出清晰的语句，只能在黑得近乎白色的双眼中透出异样的恐怖。诡谲的人影上升着，扭动着向上蜷曲，但又似乎从未离开，黑色的蛇群抽搐着，尖厉而沉闷地低语，在黑暗中扭动、翻腾，而后又渐渐虚化失去了那仅有的一点点色彩，化作了这水中世界的底色。

尽管如此，但这深海依旧让我感到温暖。尽管战栗地流出粗灰色的汗水，但我依旧向往着那些向上的似人非人的异形们，依旧喜欢这无须迎风的流质的茧房。

我不由得想起了那巨渊之表的世界。刺眼而坚实的红色道路上人们拥挤着殴斗着加速向前，在那不断被狂暴的风刃撕开的大地上鲜血淋漓地，野蛮地迎着剐碎躯干的暴风嘶吼。破碎的尸体和被践裂的骨骸是那里的人们津津乐道的东西，他们一边享用着毛和肉的飨宴，又淋了同伴的血，喧闹着前行。

那是我曾经无比熟悉，曾经乐在其中的世界。但当其他人睁着眼走向前方时，我却阖上了双眼踏入了地表被撕碎的裂隙，向深渊祈求那没有风的世界，那坚实的温暖。我在裂隙中随着这漩涡柔软地下沉，任这名为“眠”的深渊将我裹挟向未知的黑暗彼端。

本该如此，本应如此，但却从未真正向往这漆黑的暖流，这透入骨髓的沉重与困顿。

也曾想象过一位从天而降的天使，在上方坚硬而困苦的世界洋溢着温暖而灿烂的光；或者和自己相互扶持着蹒跚前进，互相用自己的血哺喂对方；但此刻只有深渊与我为伴，她不离不弃地用她那沉重而柔软的四肢缠绕着我的躯体，深情得仿佛要将我融化。

等待着我的是温暖地腐烂，我知道。不会有突然的死亡，我只会在这最后的蜷曲中慢慢地化作她的一部分。但我却无法鼓起勇气去离开她，离开我仅存的，深入骨髓的温暖。只有她，只有她细细地倾听这我近乎妄想的呢喃，倾听在这黑暗的空腔中仅存的声音。

对，本该如此。明明被这样的墨色的暖流所环绕，明明是没有了狂风的摧残，但……为什么我却……我无法说服自己，无法止住那漫无止境的思绪和低语，无法止住这掠过思绪的一股股阵痛。

难以理解，这样的疑问荒谬地疯狂地膨胀，血管里似乎有什么呼应般燃烧着蔓延，呼应着发烫的旧伤拽出旧日的回忆，在这令人无法呼吸亦无力行动的深渊中带来了另一个，我本属于的世界。

但这是梦境，她无声地、带点责备地看着我，你要离开吗？

那股灼痛的热度消失了，那些残忍的、被我选择性遗忘的故事几乎将我打倒在冰冷的回忆中。

她温柔地拥着我，为我驱散那股寒冷，微笑着向我示意。

我心有余悸的笑笑，不会，至少现在不会。离开这渊底无异于自杀，且不论我是否离得开她，那许久未见得狂风，想必如今已是更为肆虐，而那破碎的大地上的骨骸，想必要更多。

至少，我无法永远离开这里，无法离开深情的她。

“喂，你在干嘛？怎么又打起瞌睡来了？”

我不由得又醒了，梦里的幻境转眼间消失在脑海的彼端。

“怎么了？”眼前是恰巧从室内走出的一位少女。

“别睡啦，都要吃午饭了。”她带点恼意又带点关心地说着，“快走啦。”

我眨了眨眼，随后跟上一跑一跳的她。